

石钟山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an Q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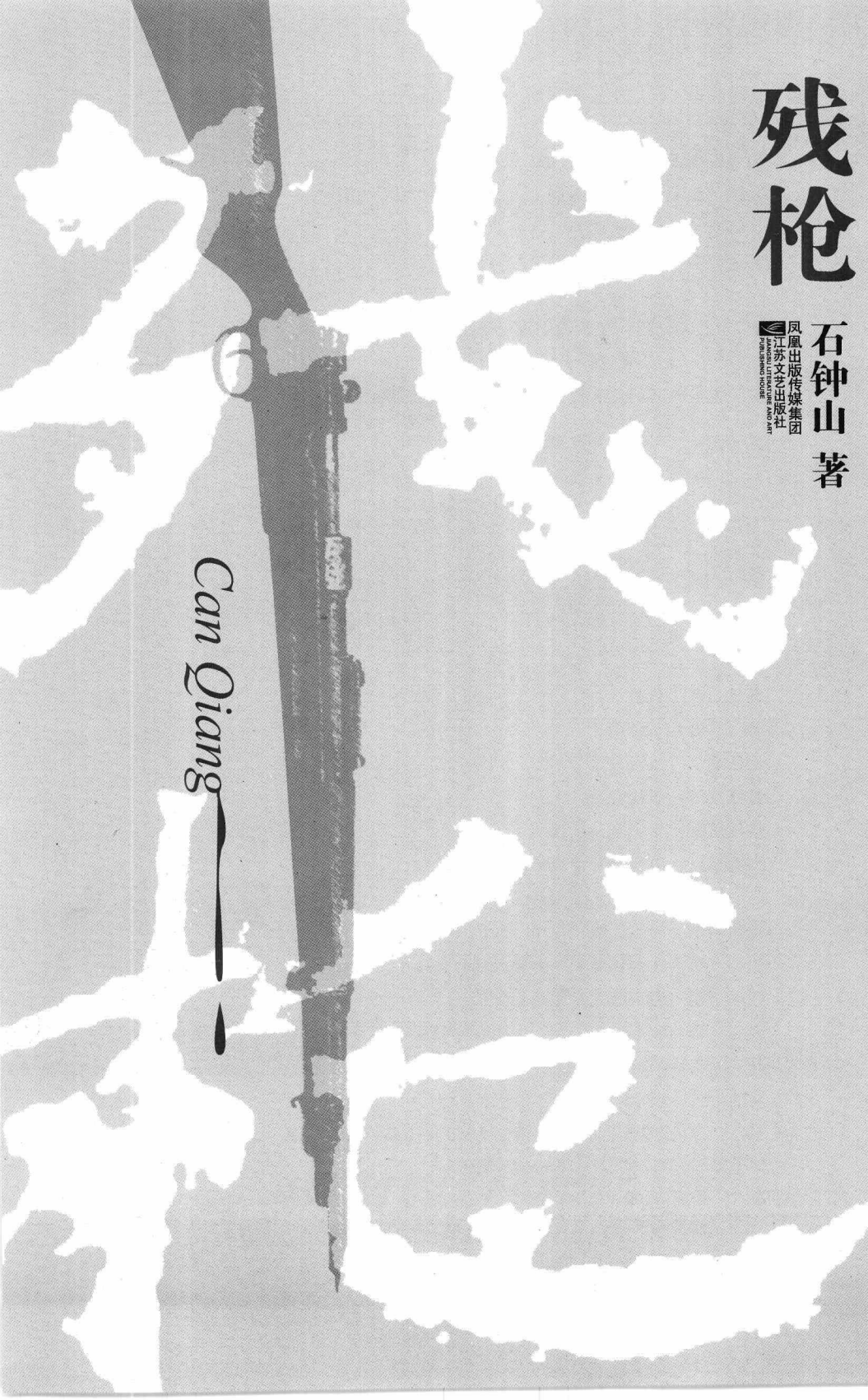


残枪

石钟山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an Qi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枪 / 石钟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3508-9

I. 残…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012 号

书 名 残枪

著 者 石钟山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08-9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战前婚约·····	001
三人·····	005
设伏·····	020
婚姻·····	030
炮楼·····	042
神枪兄弟·····	052
杨槐·····	057
双枪伏击·····	062
杨槐父母·····	067
一劝杨槐·····	078
杨槐回家·····	083
诱饵·····	093
小凤·····	097
杨父·····	103
香草·····	110

攻打炮楼·····	119
时过境迁·····	129
各为其主·····	136
镇里镇外·····	148
大兵压境·····	154
王伏生·····	161
北上·····	167
土匪老六·····	173
兵与匪·····	180
先礼后兵·····	185
一攻大金沟·····	197
生死一人·····	201
拼死一救·····	206
香草来队·····	213
尾声或结局·····	217

战前婚约

八路军独立团排长杨槐是在那个秋季的黄昏时分见到同乡王伏生的。

王伏生骑着一匹马，从十五里地外的驻地赶来，马的身上浸出了汗，站在夕阳西下的光线里，脸也变得红扑扑的。

警卫战士跑到排长杨槐面前大着声音说：排长，国民党队伍上的王伏生找你。

杨槐正在领一群士兵练习刺杀，中正式步枪在他们手里舞来弄去的，铿铿锵锵弄出来的声音又清又脆。杨槐的心里正有一种叫豪情的东西一漾一漾的，他想大喊大叫几声。就在这时，王伏生来了。

杨槐收起枪，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到了王伏生，王伏生此时背对着夕阳，正憨憨地冲杨槐笑。杨槐把枪扔给一旁的战士，大步向王伏生走去。他见到王伏生心里还

忍不住有一种激动的感觉,细算下来,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过王伏生了,虽然国民党的战地团一直和他们三团的驻地毗邻着,但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他站在王伏生面前,王伏生脸孔红润地笑着,用舌尖不停地扫荡着自己的嘴唇。

杨槐就说:你咋来了?

王伏生不急不慢地仍那么笑着,从怀里捣鼓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来,腼腆地递过来,舌尖又扫荡几次嘴唇道:这是俺送给你的请帖哩。

杨槐看到那张纸,纸上的几个字一定是别人代写的,那是一张约请杨槐参加王伏生婚礼的请帖,上面写道:恭请八路军杨槐参加王伏生、香草婚礼。然后是年月日。

杨槐不认识似的看着那几个字,心脏似乎在瞬间骤然停止了跳动,然后又如鼓似的擂了起来。他一时间有些口干舌燥,他看着王伏生,王伏生仍那么腼腆地笑着,小声地道:真的哩,香草是昨天来的,结完婚她就走,咱们这还要打仗哩。

杨槐口干舌燥地追问一句:香草来了?

王伏生又点点头,十二分不好意思的神情,还用脚尖踢了两下地面,弄起几缕浮土,随着风散了。

杨槐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脸就苍白了起来,他心虚气短地问:香草和你结婚她愿意?

王伏生把头低了低,又舔了舔嘴唇道:半年前俺回了一次家就和香草订了婚,现在部队在修整,俺就让她来

了，结了婚就让她回去，马上就要打仗哩。

杨槐知道要打仗了，他们八路军每日都在操练士兵，为的就是要保护秋收的庄稼。秋天了，日本鬼子就要从城里出来发动扫荡了。他们要把粮食抢到城里去，八路军和国民党的队伍要保护庄稼，保护庄稼就是保护老百姓和自己队伍的口粮。他知道秋天这一仗一定得打，而且就在这几天，因为地里的庄稼马上就要成熟了，他没想到的是香草来了，还要和王伏生结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王伏生说：俺跟香草结婚，俺爹俺娘都不能来，老家人这附近就你一个，俺和香草结婚就想起你来了，你说啥也得去呀，给俺和香草壮壮门面。

杨槐捏着手里那张请帖，手指尖流出的汗已经湿了纸。他却仍口干舌燥地立在那，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王伏生把话说完了，目光虚虚地望着杨槐。然后说：时间就明天中午，杨槐你可得来呀，你是俺老家人，你不来俺和香草都没面子。

说完这话扭回头看了眼已落西山的太阳，又扭回头说：杨槐，时间不早了，俺得回了。

王伏生说完就翻身上马了，他在马上弯下身子又说：杨槐，俺和香草明天晌午可等你了。

王伏生说完真的就走了，他和马一起消失在最后的光线里。

杨槐干干硬硬地咽了口唾液，他一直望着王伏生的背影消失。他的脑子有些发蒙，一时不知自己在哪，他呼吸粗细不一，他又把手里那张请帖看了，最后揉成一个纸团，犹豫着还是揣在了兜里。他转回身的时候，天就暗了下来，刚才还在训练的战士，已经被副排长带走了。此时空空的空场，只剩下了他自己。他脚高脚低地向前走去。

香草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香草说：哥，俺要嫁人就嫁给你。然后是香草百灵鸟一样的笑声，笑声洒在阳光斑驳的林间，也响在汨汨的清泉之上，又欢快地流走了。

这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香草说这话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那时他也是十几岁。香草辫子上的红头绳像一团火苗似的在他眼前跳荡着。这么多年了，香草的话，香草的笑，一直响在他心间，响在他的耳边。如今，香草就要和王伏生结婚了，他不知这是梦还是现实，他把手放在衣兜里，那个纸团硬硬的还在。他的心就缩成了一团，硬硬的，干干的。

那天晚上的杨槐不知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天上午，他找到了营长岳福常，把请假参加婚礼的事说了。那时国共正在合作，偶尔的国军和八路军也经常有来往。岳福常交代了几句，杨槐就上路了。

杨槐想了一夜，他没想好不去的理由，也没想好去的理由。他的眼前一次次晃动着香草的身影。是香草在召唤着他一步步走向了国军驻地，走进了王伏生的婚礼。

三 人

王伏生的婚礼,简单得很,国军驻地也是临时的,号了一些老百姓的房子,有的干脆住在帐篷里。王伏生的婚礼就在一户人家的小院里,房子有些破旧,洞开的窗户透风漏光地敞开在那里。

来了一些兵,都是王伏生特别行动队的人,婚礼由特别行动队队长高大奎主持,高大奎戴着少校军衔,个子高大,声音洪亮。

杨槐走进这个民间小院时,高大奎正在用洪亮的声音讲话: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王伏生和香草结百年之好,这也是我们特别行动队的大喜的日子……

王伏生和香草站在人群中,两人都有些羞怯,低垂着头,在队长高大奎洪亮的声音之中两人就都很幸福的样子。

映入杨槐眼帘的自然香草,香草红衣黑裤,香草的

形象照亮了这个民间小院，在杨槐的眼里，香草就是一朵奇花，光鲜中透着野性。

杨槐一出现在院子里，队长高大奎的声音就静止了下来。香草只一瞥便看见了杨槐，在那一瞬间，两人的目光有了一个暂短的交流。也就是那一瞬，香草的目光就避开了杨槐，低下头，小声地说一句：杨槐哥，你来了。

香草说完这句话便再也无话了，脸色由红转为有些白。

高大奎走了过来，他对杨槐不陌生，杨槐对他自然也是熟悉的。高大奎已经做过杨槐无数次的工作了，他一直想让杨槐参加国民党的部队，到他们的特别行动队里来。杨槐都没答应。

高大奎又一次热络地握住了杨槐的手，摇了摇握了握，小声地说：杨排长，感谢你今天能来参加伏生的婚礼。你来了，也算是八路军的一名代表，我代表特别行动队欢迎你。

高大奎还指挥着自己手下的十几个人噼里啪啦地鼓起了掌。

杨槐没有理会高大奎也没有理会那些掌声，他径直来到王伏生和香草的面前，此时两个人都抬起了头，王伏生憨憨地看着杨槐，香草的脑袋别向了一边，目光虚虚飘飘地望着洞开的窗户，显然，那就是他们的新房了。

王伏生咧着嘴笑着说：杨槐你来了，俺和香草结婚哩。

杨槐长出了一口气，目光望着王伏生的脸，但他的注意力却一直在香草的身上。

接下来特别行动的人开了几桌饭，饭菜都是在附近的百姓家做好了，端过来，在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

特别行动队队长高大奎一直陪着杨槐。在桌前坐下了，他就一直拉着杨槐的手不停地在杨槐的耳边絮叨着。他说：杨排长，今天是你同乡王伏生大喜的日子，你可得多喝两杯，喜事呀，大喜的日子，咋能不喝呢？

他还说：伏生有福气呀，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听说你和香草伏生是在大金沟一起长大的？

杨槐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注意力都在香草的身上，此时的香草正和王伏生挨桌敬酒。一群士兵和两个人嬉闹着。

高大奎把嘴巴附在杨槐的耳边突然说：杨排长，你知道香草为什么嫁给王伏生么？

这句话让杨槐心里一震，身子也就那么一抖，他扭过头望着高大奎，高大奎笑一笑很有内容地说：你们三个之间的事，我知道一些，你也喜欢香草，最后香草嫁给了伏生，看似是天意，但不是。

杨槐就那么怔怔地望着高大奎。高大奎又说：伏生是我们行动队的阔佬，今天的酒宴都是他掏腰包请的客。我们国民党是奖惩分明的，你知道我们歼灭一个小日本奖励多少大洋么？

高大奎说完，在桌子下伸出三个指头。在这之前杨

槐早有耳闻，国民党队伍中是有这种奖励制度的。伏生在特别行动队中是神枪手中的神枪手，特别行动队是国民党在全师中抽调出来的神枪手，专门执行特别任务，王伏生是行动队中一号神枪手，独他一个人享受少尉排长的待遇。

高大奎说到这就满嘴酒气地说：兄弟，到我们这边来吧，凭你的身手，不出几仗，你也可以成为像伏生那样的富翁，吃不愁，花不愁，我高大奎保证你能娶上比香草还漂亮的女人。

高大奎说完这话，咧着嘴笑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太阳快偏西的时候，伏生和香草的婚礼在散发着酒气的院子里结束了。特别行动队在高大奎的带领下撤出了小院。杨槐也到了告辞的时候，他没喝几口酒，却感到头重脚轻。他站在院子里，冲幸福的王伏生还有脸色有些白的香草说：伏生香草，祝你们幸福。

这是他冲王伏生和香草单独说的第一句话。说完他就转身走出小院，他在院门口停了停，想回头再看一眼香草，不知为什么，他眼里突然一下子涌出了两泡泪水。他没有再回头，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他一直走到村外，他的心一直很荒凉，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他回头望了一眼，这一眼让他怔住了，香草红衣黑裤追了出来，他用衣袖抹了一下眼睛，定睛再看时，果然是香草，她跑得气喘吁吁的，两颊通红。到了跟前，香草气喘着说：杨槐哥，俺来送

送你。

他和香草单独地站在村头的土路上，他面对着香草，一时不知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香草望着他说：杨槐哥，别恨俺嫁给了伏生，是俺娘收了伏生家的彩礼，俺不想要他家的彩礼，可俺娘收了，还订下了结婚的日子。

杨槐终于说：你娘把彩礼收了，婚也结了，俺走了。

说完他向前走去，香草怔了怔，还是追了上去，她陪着杨槐向前走了两步，她说：杨槐哥，俺对不住你。

杨槐加快了步子，他怕眼泪流在香草的眼里。

香草终于停下脚步，似怨似艾地说：杨槐哥，俺和伏生结婚了，可俺心里一直有你。

杨槐听了这话，仿佛中了一粒子弹，他的身子猛地一震，立住脚步，半晌，又是半晌，他回了一次头，看到香草已经是泪流满面了。香草又赶过来，在怀里掏出一双绣好的鞋垫，塞给杨槐道：杨槐哥，这是俺专门给你做的，一直等你回去交给你，等了好久你却没回去看俺。

香草说完又用衣袖抹了一下眼泪，转过身去，她的眼泪一定是又一次汹涌地流出了。她背着身子说：杨槐哥你走吧，俺结了婚就算完成任务了，明天俺就回大金沟。

香草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去了。

他站在那里，一直看到香草红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他转过身，蹲在地上，吐得翻天覆地，似乎把肠子都吐了出来，眼泪也像河水似的流了出来，他蹲在那里哀哀

地哭了。

太阳西斜了，他才立起身，最后望一眼小村，那里有伏生和香草的新房。他再也没有回头，跌跌撞撞地向驻地走去。走了好久，他从怀里掏出鞋垫，这是香草给他的，鞋垫上绣着山林和草地，这让他想到了家乡大金沟，在大金沟留下了他和香草的初恋。

杨槐和香草家住在大金沟的北山，王伏生一家住在南山。那时地广人稀，一座大山里就住着这三户人家。这三家人是猎户，地域环境创造了他们猎户的身份。

杨槐的父亲叫杨老六，香草的父亲叫王占河，王伏生的父亲被人称为山带王。三个人都是移民来到的大金沟，三家人的感情可以说形同手足。

杨老六和王占河住在山北，狩猎的范围也自然以北山一带为主；山带王在南山，就经常在南山一带活动。时间长了，便自动的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以南山和北山为界画地为牢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划分了他们的权力领域。好在大金沟不缺少猎物可狩，山鸡野兔、山猪狐狸等大物件也随时出现，他们便开始从容不迫地狩猎。那时，寂静的山林里经常可以听到狩猎时的枪声，枪声沉闷而又悠远。不紧不慢的日子，便有了生活。经过一冬的狩猎，他们积攒下了一批猎物的皮子，开春的时候，三个老汉，一肩把皮货担到了山外集市上，换回一家人的口粮和衣物，虽说日子不宽裕，却也过得津津有味。

事情的变故发生在杨槐十六岁那一年，那一年王伏

生也十六岁了，香草才十四岁。那年冬天，杨老六和香草父亲王占河在北山发现了一头野猪，两个人是身经百战的猎人了，他们知道野猪这种大物件不好狩猎，弄不好会伤了自己，这次的野猪是自己走进了他们设好的套中，后腿被套住了，野猪便疯了似的开始撞身边的树木，最后折腾累了，低声地嚎叫。两个猎人就是这会发现野猪的。野猪长年累月地在林子里穿行，身上涂满了松树油脂，时间长了，便成了铠甲，硬硬地罩在野猪的身上。猎人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的猎枪不论是霰弹还是独子，很难穿透野猪的铠甲，他们只能射击野猪浑身最软的地方，那就是野猪的眼睛。被套住的野猪看到了猎人，又发疯似的挣扎起来。如果是野猪途经这里，他们也许会视而不见把它放走，他们会全力以赴对付那些好猎的猎物。可这只野猪已经走进了他们的套子，他们没有理由放过它了。

最后他们商量好了，要把这只野猪拿下，他们分两面把野猪夹在了中间，他们把枪里的霰弹换成了独子。两人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杨老六一挥手，他们同时射击野猪的眼睛。他们在山林里狩猎这么多年，早就练就了神枪手的枪法，不用瞄准，凭一种感觉，心到，枪到，他们有把握把野猪的眼睛击碎。当两人散开后，杨老六看了眼王占河，王占河点了点头。杨老六就一挥手，两声枪几乎同时响了。两粒子弹分别从右眼和左眼射入，最后两粒子弹在野猪的脑子里发生了撞击，碎了。坚强但又顽抗的野猪一开始并没有被击倒，它嚎叫一声，挣脱开了套子，

没头苍蝇似的跑了下去。他们是专业猎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放弃已射杀成功的猎物，猎物越顽强越能激发猎人追逐下去的斗志。

他们在枪膛里重新填上了子弹，顺着野猪留在雪地上的血迹追了下去。不知不觉就追到了南山。山带王也正在狩猎，三个人便开始合围那头受了伤的野猪。王占河率先发现了那头受伤的野猪，此时，野猪正侧面对着他，这正好是一个射击的角度。职业猎人的敏感，知道不能错过这次射击，他想都没想，完全是下意识地举枪便射，野猪叫了一声，王占河也叫了一声，便倒在了地上。

待杨老六和山带王奔过去时，王占河已经血肉模糊了。炸了膛的枪被炸成两截散落在地上。当两个人把王占河抬回家中时，他已经气绝身亡。

王占河死于这场意外，扔下了香草的母亲和十四岁的香草，悲伤过后，娘俩还要面对新的生活。于是十四岁的香草拿起了猎枪。那会杨槐和王伏生也已经是小猎人了，只不过有父亲在，他们还没挑起大梁。父亲不让他们狩猎时走得太远，或者把他们带在身边。

自从王占河突然炸死，两个老人的心劲似乎一下子泄尽了。他们狩猎时呼哧带喘，脚力不足。龙生龙，凤生凤，猎人的子女成为猎人便也顺理成章了。

从此，南山和北山主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在北山杨槐和香草每天出门双双去狩猎，清脆的枪声又掀开了生活的新篇章。